

# 睇·沽

——一个四百年的眼疗世家传奇

安民／林可行／王礼德／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瞳话——一个四百年的眼疗世家传奇/安民,林可行,王礼德著.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2.8  
ISBN 978-7-5100-5004-6

I. ①瞳… II. ①安…②林…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6413 号

瞳话——一个四百年的眼疗世家传奇

---

责任编辑 黄 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004-6/K • 0140

定 价 40.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谨以此书



向四百三十年来为“马应龙定州眼药”持续经营付出过卓绝努力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二十个世纪以来为中国民族医药工商业的发展和兴盛做出过卓著贡献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向上下五千年里为华夏文明兴旺发达及炎黄子孙健康美丽事业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 引 子

公元 16 世纪中叶,正是中国民族工业刚刚萌芽的时期,也是传统中华医学发展的辉煌时期。其间,诞生了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和他的药学巨制《本草纲目》。此前的弘治十八年(1505 年),明孝宗以举国之力,组织编撰了我国医学史上最大一部彩色本草图谱、国家药典《本草品汇精要》。这是中国乃至世界药学史上的两个划时代壮举,亦是世界古代医药学科技史上的两大标杆。它们的诞生,正是那个时代医药学高速发展的产物。也正是在那样的时代,中国才能够诞生中华医药史上的第一个眼疗世家。

那是一个已经产生了传奇并将继续产生传奇的时代。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折腾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千奇百怪的花样。

1521 年 4 月 27 日,大明世宗皇帝朱厚熜继位,次年改年号嘉靖。嘉靖甫一登基,即诛杀明武宗时期的佞臣钱宁、江彬,不久为了生父兴献王的封号,与杨廷和等朝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爆发了“议大礼”的政治事件。其中最为激烈的是“血溅左顺门”,100 多名朝臣被皇帝打了屁股,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

明世宗设坛修醮,痴迷炼丹,迷信道士的邪说,玩弄朝臣于掌股之间。他把内阁大臣当木偶,一直醉心于自己的享受,置国家生民于不顾,最后却被一些更加聪明的大臣玩弄。首辅严嵩贪赃枉法,横行乱政 20 年,造成北方蒙古侵扰不断。蒙古鞑靼部落首领俺答汗不断寇边,嘉靖二十九年甚至兵临北京城下。嘉靖还要全体臣僚尊道、奉道。尊道者升官发财,敢于进言劝谏者,轻则削职为民,枷禁狱中,重则当场杖死。有能力的官员不能为国出力,惨遭屠

戮。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却官至礼部尚书，陶仲文还一身兼少师、少傅、少保数职。这在明朝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嘉靖迷信丹药方术，派人到处采集灵芝，并经常吞服道士们炼制的丹药。为了满足自己的修道和淫乐，多次下诏选拔民女入宫，每次数百名。1542年，嘉靖命宫女们清晨采集甘露，兑服参汁以期延年，致使上百名宫女病倒。宫女们忍无可忍，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决计勒死嘉靖，这就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宫女弑君的“壬寅宫变”。不巧的是杨金英将勒在嘉靖脖子上的绳索打了个死结，导致当朝皇帝侥幸逃过了一劫。劫后余生的嘉靖皇帝大开杀戒，受牵连者达数百人。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之一，“定州眼药店”创始人马金堂的父亲、中国眼疗世家的发端，人称“活菩萨”的马大人，就此走上了这个时代的前台。

目 录

|      |          |          |      |
|------|----------|----------|------|
| 引 子  |          | /001     |      |
| 第一章  | 吕太医遇险定州城 | 马神医智救吕连安 | /001 |
| 第二章  | 吕连安赠书以报恩 | 马神医舍财为救人 | /010 |
| 第三章  | 吕太爷太原迎恩人 | 马菩萨他乡解困局 | /018 |
| 第四章  | 王千户吕家请郎中 | 马神医城南显医术 | /027 |
| 第五章  | 吴知府设宴辞挚友 | 吕院判接风迎恩人 | /034 |
| 第六章  | 马神医南市救老妇 | 李公子京城认义父 | /042 |
| 第七章  | 先锋营神秘失踪迹 | 收容队冒死出雪原 | /054 |
| 第八章  | 马金堂徐府拜先生 | 徐家庄四少赏春色 | /065 |
| 第九章  | 徐瑶儿病重废婚约 | 马公子情切救新人 | /077 |
| 第十章  | 曹圣人求偶要淫威 | 大小姐赴死显至诚 | /091 |
| 第十一章 | 李景贤西宁救义父 | 吕院判北京报旧恩 | /104 |
| 第十二章 | 定州眼药面世定州 | 徐家二姐治理徐家 | /114 |
| 第十三章 | 杨红升嫁入马家门 | 妻媵妾商议尊卑序 | /126 |
| 第十四章 | 大夫人欣喜再怀胎 | 马金堂无奈还纳妾 | /138 |
| 第十五章 | 桃花夫人命葬桃花 | 本草仙翁纵论本草 | /149 |
| 第十六章 | 杨红升巧舌说弟媳 | 红喜女忠心救红升 | /161 |
| 第十七章 | 北街赈灾巧施药粥 | 三娘看雪无奈冬天 | /172 |

|       |          |          |      |
|-------|----------|----------|------|
| 第十八章  | 夫人安慰大儿兆仁 | 四娘领受夫君恩泽 | /184 |
| 第十九章  | 上巳节三娘放风筝 | 西正街碧儿训皂吏 | /195 |
| 第二十章  | 徐瑶儿移葬定州外 | 大灾荒再袭长江北 | /205 |
| 第二十一章 | 马金堂开门纳流民 | 杨红升挖坑埋圣水 | /214 |
| 第二十二章 | 因打架夫人教小子 | 为出气钱母讨说法 | /225 |
| 第二十三章 | 二娘教子钱母羞愧 | 兆礼使坏小梅挨批 | /235 |
| 第二十四章 | 先生辞馆学生淘气 | 举人授课孺子顽皮 | /245 |
| 第二十五章 | 三兄弟气走汪先生 | 马兆礼立下铃医志 | /257 |
| 第二十六章 | 租斗鸡悟透生意经 | 吟诗赋结交大公子 | /267 |
| 第二十七章 | 四公子求见王大爷 | 双双女再唱痴情词 | /279 |
| 第二十八章 | 王依琪情动风雨夜 | 三公子心碎唐河边 | /290 |
| 第二十九章 | 周至柔缘定三公子 | 老夫人情嘱痴儿媳 | /303 |
| 第三十章  | 回娘家周至柔探亲 | 做游戏马兆礼认相 | /314 |
| 第三十一章 | 马兆礼一心拜夫人 | 明王朝巨灾激民变 | /324 |
| 第三十二章 | 汪参军轻饶马兆信 | 杨和尚被缚陈家庄 | /336 |
| 第三十三章 | 农民军打劫陈家庄 | 马兆礼义救王依琪 | /346 |
| 第三十四章 | 李自成兵败山海关 | 马兆智智胜定州城 | /354 |
| 第三十五章 | 满清兵血洗定州城 | 马兆礼远走太行山 | /364 |
| 后记    |          |          | /374 |

## 吕太医遇险定州城 马神医智救吕连安

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

大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深冬,年关将近,一场因明世宗意外驾崩引发的血腥诛杀正在京城上演。锦衣卫和宗人府的人马遍布京城,东厂也借机肆意捕杀,清除异己。城里不断传来抄家和捉拿受牵连的官员的叫喊声。太医院吕院判在家如坐针毡,像热锅上的蚂蚁,在书房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着。

一会儿,下人来报,宣武门内大街张提调家被抄;一会儿又有下人来报,司设监掌印太监赵有义的家也被锦衣卫团团围住。城内一片风声鹤唳。吕院判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明世宗突然暴毙后,太医院已有两名主治御医被斩,院使下狱,就连主持编撰《本草品汇精要》的刘文泰的家族都已受到株连;在一批又一批的官员被抄家问罪之后,自己这个院判闹不好就会在劫难逃。皇上死因不明,首当其冲的就是太医院的官员。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到现在还安然无恙——也许是自己的品级太低了吧。这种暂时的安全更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惶恐。他来回踱着步,总感到捉人的吼叫声和哭喊声已越来越近。

现在,他能想到的唯一逃避灾祸的办法就是逃离京城。趁锦衣卫和东厂还顾不上自己,赶快一走了之,否则只怕是后悔莫及。想到这儿,他叹息着停下了脚步。伴君如伴虎,本朝的官员尤其不好当,想起太祖朱元璋一年斩杀八万官员,他就不由得毛骨悚然。他清楚,自己不能留恋京城,不能再贪恋这个六品医官的位置了。

在环视了书房一眼之后,他让仆人李三六赶快打点行李,带上一些紧要物品和盘缠,同时叫上儿子吕连安和他一起动身。临出门,他看了一眼书案上的《太医院御医用方案注》,叫李三六包了,一起带上,连夫人都来不及道

别，就跨出了书房的门。李三六已按他的吩咐，在后门备好了马车。他和儿子登上了马车，嘱咐李三六从经常走的阜城门后胡同走。留下来的下人问他，夫人问起来怎么答，他说你就说我回太医院去了。不管是谁，问起来，都说我去了太医院。实在包不住了，就说不知逃到哪里去了。

马车在黑暗的大街上“哒哒哒哒”地跑着，吕院判的心里也如同这急驰的马蹄声，在“咚咚”地打鼓。不一会儿，车就到了阜城门，远远地便看见门洞前火把通明。守城的兵勇和锦衣卫早已封锁了城门。彼此相隔不过一射之地，回头肯定是来不及了。转念之间，他已想好了说辞，示意李三六不要回头，继续前行。

车到门洞前，一伙人立刻围了上来。为首的兵勇来到车前盘问：“来者何人？都宵禁了，你还要去哪儿？可有锦衣卫的通牒？”

吕院判看了兵勇身后的两个锦衣卫一眼，回答道：“下官乃太医院吕院判，刚得到太后身边太监张德子的传话，正在上御园养病的太后身体有恙，传唤本官带犬子前去问病。”

两个杀气腾腾的锦衣卫见吕院判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时面面相觑。二人从前在皇城内经常见到吕院判，其中一豹眼狮头的说道：“吕大人，现在是非常时期，凡进出城者，无论白天黑夜，一律要有锦衣卫通牒，概莫例外。”

吕院判抱拳施礼道：“今夜事急，二位可否通融一下。太后口谕，下官有几个脑袋还敢不去？下次一定不忘！”

两个锦衣卫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其中一个盯着吕院判看了又看，然后掀开帘子看到了吕连安。他不怀好意地问道：“这人是谁？”吕院判应声回答：“这是小犬。”“你给太后瞧病，为什么还要带上儿子？”“犬子读书不长进，跟着下官学医。太后见过他几次，很是喜欢，特意叫带上犬子的。”见那人还在犹豫，吕院判就说道，“二位高抬贵手。耽搁了给太后瞧病，在下是要掉脑袋的。可是在我掉脑袋之前，只怕不得不供出你们二位了。到那时，二位就得跟我一起掉脑袋。”那人一听这话，再看也没有其他什么人，就说：“纵算你跑，你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然后挥挥手，示意放行。兵勇向后退了一步，李三六抖动马缰，顺利通过了门洞。马车就此驶入西郊无边的黑暗之中。

其实吕院判这个谎话编得还是欠妥的。太后如果要看病，一定是太后身边的太监去传旨，同时太监一般会跟着返回去。现在没有太监，显然是有问题的——本来他已经准备好了答词，为什么没有太监跟随，因为太监传完太

后口谕后,到宫里去见皇后娘娘,向皇后禀报太后的病情去了——可是他这么个低级的谎言,那两个没脑子的锦衣卫竟然信了。可见打太后的旗号在很多时候还的确管用,能唬住很多人。因为锦衣卫就算再凶,太后要让他们脑袋搬家,那也是家常便饭。

出了城,吓了一身冷汗的吕院判,让李三六马不停蹄地直奔西山门头沟,然后折道向南。他打算经河北、河南回到祖籍湖北蕲州。他祖上本为蕲州人氏,曾祖父在百余年前随军迁往太原,已历四世。蕲州本地,他们还有些本家亲戚,还有所老宅子。锦衣卫如果要抓他的话,第一目标肯定是在太原,所以他不能回太原。蕲州倒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去处。其实他自己的生命早已看淡,脑袋虽然长在自己头上,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自己反正已经老了,还有多少年活头?可儿子毕竟还年轻,他总得给吕家自己这一支留下个根苗。

第二天下午,他们赶到了保定府城外,远远地看到城门口同样戒备森严。惊魂未定的吕院判决定先在城外极为僻静处找家客栈把儿子安顿下来,让仆人侍候儿子,自己独自一人外出打探消息。当听说昨天保定府也在捉拿犯时,他连忙折回客栈,吩咐李三六再去买匹好马,让店家给两匹马加足草料,还添了些精料,三人早早吃过晚饭,早早上床休息。

次日,主仆三更起身,绕过保定府继续赶路。吕院判心急如焚,深知只有离京城越远才越安全。锦衣卫如果要捉他的话,在河北境内,快马只需一天就能追上。他逃离京城的事,最迟今天就会穿帮,说不定现在家里上上下下都已经被缉拿归案。直到进了定州地界,他的心才稍作宽慰。离定州城十里,他就在僻静处找了一家客栈,把儿子先安顿下来。他留下部分钱粮和那匹好马,留下那包医书,嘱咐儿子,他们进城后,如果城里没事儿,就让李三六回头来接。如果两个时辰内李三六没回,那么自己就已经出事了,就让儿子托人给定州府医官马大人捎封信,求马大人帮忙,把儿子送到蕲州。他再三叮嘱儿子,自己虽然跟马大人只有一面之交,可马家是中医世家,早就听说马大人外号“马神医”、“马菩萨”,有求必应,只要求到他了,他应该会帮忙的。他告诉儿子,保命要紧,实在不行,就把《太医院御医用方案注》送给马大人,求他救命。他家就在定州府旁边不远之处,不难打听到的。

儿子安顿好了,他这才跟李三六进城。城门口只有两个兵勇,寻常得像什么事也没有。他这才松了一口气,径直朝城门走去。

两个兵勇走上前来盘问。而就在此时,一个捕快带着两个皂吏走出城门洞,其中一个皂吏正准备张贴通缉令,另一个看见了马车和吕院判。他眼睛

一亮，忙把眼光在通缉令和吕院判之间来回扫了两扫，抬手指着吕院判，惊呼道：“就是他！快！快！”见捕快还没反应过来，又大喊道，“抓住他！别让他跑了！”边喊边往马车跑去。那个捕快随即反应过来，二话没说，“刷”地就抽出刀，三步两步就跨到了马车边，刀锋就搁上了李三六的脖子。那个皂吏这时也死死地抓住吕院判的手。两人束手就擒。

捕快让李三六下了车，然后拿起通缉令，对着吕院判和通缉令来回看了两眼，点头道：“就是他！他就是钦犯吕长河！”然后把马车搜索了一遍，没有发现吕连安，就厉声问吕院判道：“你把钦犯吕连安藏到哪里去了？快给我老实交代！”

吕院判不语。捕快努努嘴，皂吏就一把把他拽出马车，重重地摔在地上。皂吏一脚踩住了他的头，把刀尖搁在他鼻梁上问道：“你说，还是不说？”

吕院判仍是不语。皂吏脚下一使劲儿，吕院判立马大叫。皂吏道：“我叫你硬！跟大爷我硬，你自找苦吃！今儿个怪不得爷了。”

吕院判吃痛不过，知道如果就这么硬扛下去，不是个办法。连忙说：“别打了！别打了！我说！我说！”见皂吏脚下松了些劲，就说道，“我要见知府大人！见了知府大人，我就说。”

捕快盯了吕院判一眼，道：“你把老子当猴要是吧？好，今天天也晚了，爷爷就依你。咱也不怕你在爷爷我面前耍什么花花肠子。”于是吩咐皂吏说，“走，见知府去。”回头吩咐两个兵丁，叫把城门看紧点儿，别漏掉了一个人犯。有什么事，赶紧派人通知他，回头请他们喝酒。

三人押着吕院判和李三六，往府衙方向走去。一路上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吕院判仰面望晴空，悲由心生。主仆夜以继日，疲惫不堪地逃了两天两夜，终究没有逃脱将被诛死的厄运。既然锦衣卫下了通缉令，十日内必将押送他们进京。在这种局势乱成一团麻的时候，自己必死无疑。好在儿子还有一线生的希望，希望上苍能够保佑儿子逃过此劫。

就在主仆被押近府衙大门时，吕院判抬头看见一个身穿青色大氅的男人从对面走来。那人四十岁不到，高额，宽脸，生得气宇轩昂，表情却又十分温和。吕院判觉着此人看起来很眼熟，那人也若有所思地瞄了他一眼。这一眼，让吕院判好生奇怪。直到两人走过了，他才想起，这就是定州府府医马大人。这些年自己掌管皇帝向全国征集仙药的事务，这定州设有征集所，此人就是负责押送灵芝仙药的马大人，多年前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只是时间太久，变化太大，故此一时没有认出来。

他很清楚,自己在这里关押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天。今晚如果知府不审问自己,验明身份,那明天早上一定会开审。之后,按照惯例,到下旬之时,他就会被押往京城。但是他还不想就这么死去。他在押解房里苦苦思索,良久,终于想到了一线生机。

于是他大喊口渴,叫来看守的官兵,然后从棉鞋的后帮处掏出藏得最紧的二两碎银,塞给对方,让他请定州府府医马大人来这里一趟,就说是京城太医院吕院判请求见他。还说如果能够请到马大人,马大人一定会有重赏。

那官兵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又掂了掂手上的银子,对他毫无表情地说:“马大人刚才还到那边给犯人瞧过病。”看吕院判一脸不解,就补充道,“那边有个丁员外生病了,家里上上下下花了钱,才请来郎中给他瞧病。马大人才出去。待会儿我看他回来没有,如果回来了,就给你带个话儿。”

吕院判见那官兵一直没有动弹,就跟他天南地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拉家常套近乎,顺带打听打听马大人的为人,以及与知府大人的关系。对方拉着脸,耐烦时应两声,不耐烦时什么也不说。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有人来接班儿,那官兵才不急不慢地离去。

天黑后,吕院判正等得心焦,就在他几近绝望的时候,一个狱卒掌灯,带着那个马大人出现在押解房。马大人进门后,随手给了看守一点儿碎银,然后走到押监门口。坐在地上的吕院判立时起身,扑到门前,隔着栅栏问道:“请问,足下可是定州府医官马大人?”

“在下正是马浦沙!”对方答道,“您就是京城太医院吕院判?”

“正是在下。在下与马大人曾有过一面之缘,马大人您可还记得?”

“下官岂敢忘记?那年我送灵芝仙药进京,您负责验货,还给了我诸多关照。此事还没来得及谢您呐。怪不得后晌见您时觉得特别眼熟。只是您被他们弄得如此不堪,下官哪敢往您身上想呢?罪过,罪过。请问大人您到底出了何事?现在找我,想让我为您做些什么?”马大人一连串的问话,已经透出了关切之情。

听到对方尊称自己为您,吕院判缓过了一口气。他心情沉重地告诉马大人,嘉靖驾崩,京城诛戮官员无数,东厂、锦衣卫趁机排除异己。自己医家出身,多年来一直小心翼翼做官,从不敢得罪任何人,也没想到会有今天的飞来横祸。尽管嘉靖的病不是他看的,可第一个给嘉靖瞧病的张太医拟方子后,他曾过目过,也曾提出过疑问,但对方并没有听进去。他在定州只认识马大人,知道大家都说马大人有求必应,只希望马大人能够体谅自己,看在同行的

份上，替自己在知府大人那里疏通一下，放自己一马。如今锦衣卫、东厂捕杀无辜的官员太过随意，多一人少一人，没有谁会在意。只要定州府放了自己，他跑出去后永不再回京城，那就是一条生路。如果自己被押解回京，必将成为冤死鬼，这一生活得不明不白，太不值当。行医者都久闻定州医官马大人素有侠义之风，人称马菩萨，故求马大人大发慈悲，救救自己。李三六站在一旁，也是一脸哀求的神色。

这是吕院判想说的第一步。他首先得探清楚马大人愿不愿意救自己。如果马大人肯拼死救自己，他才能再说儿子的事。如果马大人不愿意蹚这趟浑水，那他就没必要再多言了，不然可能会反招祸患。

吕院判的哀求确实打动了世代医户出身的马大人。他沉思了一会儿，告诉对方，自己仅仅是定州府一个小小的医官，能力有限，很难说救不救得了他。不过看在同为医家、同病相怜的份上，自己会找人在知府大人面前竭力为他求情。

不过他同时又直言相告，自己并无把握一定说得动知府大人。他劝慰吕院判，要想开一点儿，别做太大的指望。如今为官，都是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定州两年来换了三任知府，现任的吴知府也是去年才到任的。自己对新任知府大人的秉性、脾气并不了解，作为医官，与知府素无交谊，平日也没有机会接近知府大人。能不能与知府大人说得上话，估计唯一能做的就是金钱开道了。他向吕院判坦言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知府家人面陈，一定多方疏通，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听马大人说完这些，吕院判长舒了一口气。这时那边的狱卒喊吃饭，站在一旁的狱卒就放下了灯，跑出去吃饭了。吕院判趁此机会，才放心地开口求马大人救救自己的儿子。他将儿子的情况告诉了马大人，同时请马大人原谅自己的不够至诚，见面之初未将儿子的情况和盘托出。马大人听闻此言即起身作别。他急急地说：“吕大人请放心，令郎既然现在还没有被抓，那么我就救得了他。我一定会把他送到蕲州，万一今后蕲州不安全了，我会把他转到我的祖籍躲藏起来。您的事我也会尽力周旋，但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只能听天由命了。”说完深深一揖，告辞而去。

定州原为中山国国都，397年由安州改名。大唐时期，定州号称天下第一州，掌管北方三十六州。从今天的版图上看，整个北京、河北，以及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山西东部，尽在定州的管辖之下。唐时，定州是北方仅次于都城长安的大城市，华北的商业中心和北方最大的丝织中心，粮食产量居全国首位。

后来定州产业工人南迁，对南方诸如苏州等城市丝织业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缙绅出身的马大人，是定州府的世代医官，在定州也算是名门世家。要是搁在从前，搭救一个未经审判的犯人，于马家而言并不是件特别难的事。可是如今吕院判涉案明世宗的死，救他就没那么容易了。况且州府官员命运多舛，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搞得人人自危，连自身都觉得朝不保夕，为他人担干系的劲头自然就小了。因此即便马家出手，份量也自然大不如前。

回家之后，家人呈上吕连安托人送来的信。马大人拆开一看，内容正是吕连安按照其父所嘱请求马大人救他一命，送他前往蕲州。他当即吩咐管家赵六九前往十里庄，先带吕连安到城外马家田庄躲避。吕连安到田庄后，即可躲过官府的搜查。马家既为医官，在定州还经营着一个中药铺，所以每年都要往蕲州采买药材，通常他们都走水路而不走官道，如此一来就正好可以避过走官道的风险。水路从定州取道大运河，再自扬州的瓜洲古渡向西拐入长江，然后溯江直上，就可以到达蕲州。本来一个月后，待年过完毕，他们采买药材的船只就将出发。现在看来，不能耽搁了，明后天一定要起程，让吕连安随船而去。只是现在太乱，一路上强人出没，加上嘉靖一死，各路官府定将对船只进行反复的搜查，这其间难保不出问题。要想安全、稳妥，除了采买药材的人是江湖老行家之外，最好还要有府吏为伴。府吏随身携有公文，遇官府搜查时，就可以涉险过关。至于提前一个来月动身，他也想好了由头，就说是给药铺总管欧阳老大飙他们爷仨放个假，让他们回祖籍黄州去一趟。想到这里，他心生一计，决定去找知府大人的小妾吴三姐。明天早上就去。

第二天一早，马大人让药铺总管、名动江湖的欧阳老大飙带上一千两银子，跟他到知府家里去一趟。他要见一见吴三姐。这三姐是知府来定州后新娶的一房姨太太，年纪二十上下，生得颇有几分姿色。她原在梨花院唱曲儿，颇通文墨，与马大人原本就相识。自嫁了知府以后，吴三姐患过一次眼疾，还怀了身孕，都是请马大人看的。姨太太新婚，又怀了知府的骨血，知府自然宠幸有加。

敲开了一个精致小院的大门之后，马大人说明来意，仆人领着他们来到第二进的大厅，然后让他们坐等。大约一袋烟功夫，两个丫鬟扶着吴三姐出来了。两人相见，分宾主坐了。吴三姐叫丫鬟看茶。马大人谢过，起身，拱手道：“问三娘好。三娘现在身子可好？”

三姐挥手让他坐下，笑了笑，说：“您是郎中，依您看，奴家的身子现在如何？”

马大人道：“三娘您那样金贵的身子，现在又是喜脉，这事我看错不了。凭在下行医大半辈子，三娘今天脸上光彩照人，眼神清亮，灼灼有神，一看就知道胎儿的情况很好。只是不知三娘近来饮食如何？”

“自上次吃了先生开的保胎药后，饮食好得不得了。”三姐说，“只是现在一天要吃五餐，比平常要多吃两餐。上午辰未加吃一次冰糖红枣莲子羹，下午未正加吃一次板栗烂煨乌鸡汤。现在身子胖了，都快要走不动路了。”三姐很是高兴道，“多亏了先生您上次的方子。只是我现在吃了这么久了，也都吃厌了。先生您能不能给我换个口味。”

“回三娘的话，在下正是为此事而来。既然三娘现在身体大好，我看换换也无妨。药现在也不用吃了，这白天中间的两餐，三娘您也可以吃其他的。只是三娘您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舌苔。”马大人道。

于是三姐伸出舌头，马大人一看，舌苔已经恢复正常。就对三姐说：“恭喜三娘，您现在除了发物之外，什么都可以吃了。只是如果要三娘身体好断根，还得要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蕲州的绿毛龟。”

“绿毛龟？您店里不是有吗？”

“回三娘话，我家小店里的绿毛龟早已经卖完了。”

“那您怎么不赶快到蕲州去进货呀？”

“回三娘，不是在下不去进货。在下进货的船只早已经备好了，就在城外的田庄里候着呢，只是……”马大人犹豫着。

“只是怎么着？”

“这一路上兵荒马乱的，又是官家查扣，又是土匪打劫。在下去年两次采货的船，每次两船都只有一船回到定州，亏都亏死了。这是采货的总管欧阳老师傅，今年这差事他都不敢接了。”马大人说着，看了欧阳老大飙一眼。

欧阳老大飙连忙打拱作揖道：“回三娘，不是小人不去，只是现在路上不太平。这一路上匪呀盗的，我倒不怕，反正我走惯了，哪里有匪哪里有盗，怎么应付，我都还略知一二。我老大飙的名号在匪盗那里也还吃得开。只是这几年，官家在水上没少设卡子，今年这里设一个，明年那里设一个，哪一炷香没有烧到，就把人抓了下大狱。这不，定州西门外韩老三的药店去年和今年两次都有人下大狱了。我一把年纪，再要下大狱的话，恐怕老命都得搭进去了。照说东家让我去蕲州，我得去，可我明知道去了闹不好就是个死，为什么

不想点儿别的办法呢?”

三姐听了,转过头来看着马大人:“大人莫非是要从我这里想点办法?我一个妇道人家,哪有什么办法呀?”

马大人站起来,作揖道:“马某人今天来,既是为三娘,也是为我自己。马某寻思,三娘您的病要全好,要绿毛龟。蕲州人氏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他前年到过定州,见过在下。《本草纲目》里讲绿毛龟:‘通任脉,助阳道,补阴血,益精气,治痿弱’,有治疗肾阳不足之功效。肾为生命之本,肾固则胎儿生命力强,有此物足可保胎儿生命健康。肾属水,水生木,水足则肝气旺盛,肝气旺盛则眼清目明。有绿毛龟后,在下再拟一方,足可以保证将三娘您多年的眼疾治断根。这是为三娘着想。为我自己呢,我去年丢了两船的货,今年再也丢不起。这水路上,如果有知府大人的文书一路上罩着,再有一两个公人跟随,即可确保平安。那样也就可以确保治好三娘您的眼疾,确保三娘您腹中的胎儿平安康泰。请三娘为自己也为您肚子里的孩子着想,看在在下跟三娘相熟多年的份上,帮一帮在下。”

马大人这一席话,说得入情入理。三姐不好推托,沉吟道:“这事得我家老爷定夺,我一个妇道人家,哪能……”

马大人见此,就转过脸去看了看欧阳老大飙,微微颌首。欧阳老大飙对外一挥手,外面两个伙计抬着个箱子进来了。他们一放下,马大人就说:“这是在下孝敬三娘您的一千两纹银,不成敬意,请三娘笑纳。三娘如果帮在下做成这单,回来时我还有蕲州特产相谢。今后每年,三娘都可以请吴大人帮我这个忙。三娘帮这个忙,可谓举手之劳,我也不让您白帮忙,每年都可以孝敬三娘您不下这个数。”说着,他伸出两根手指,对着三娘摇了摇。

三姐一看,笑眯了眼。忙说道:“好说,好说。您也是为我母子俩嘛,今后,凡是您采买药材,您的事就是我三娘的事!”

## 吕连安赠书以报恩 马神医舍财为救人

马大人回家后,立即让欧阳老大飙的手下去城外田庄,通知管家赵六九当天动身。

当天下午,欧阳老大飙去吴三姐那儿,两个公人拿着文书,早等在那里了。马大人先行出门,亲自到城外田庄送吕连安。管家赵六九已经将吕连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安顿在大船上,他都没有让吕连安进庄。马大人心想,好个管家,心思这么缜密。他连忙上了船。船舱里有个隔间,吕连安就在隔间里。

吕连安见到马大人后,慌忙给他下跪,感谢他的救命之恩。马大人连忙将他扶起,嘱咐他这一路上只能呆在船舱里,不能出来。船上有公人,不能让他们知道这船上还藏了人。如果知道了,不仅救不了吕连安,他马家全家也都是死罪。吕连安已经知道,马大人为了救他,花了一千两银子求的知府的三姨太,临分手时,觉得无以为报,就自作主张,要将那包《太医院御医用方案注》送给马大人。马大人觉着不妥,说这是你吕家的,如果要送,那得你父亲开口才成。没有你父亲开口,我不能要。推脱再三,吕连安说:“这书并非我家所有,而是家父从太医院里借出来的。家父也没说非要这套书不可。再说,您为我这个毫不相干的人连身家性命都搭上了,我吕连安如果连这套书都舍不得,那岂不让人笑话?我现在只有这套书,因此只能以它相赠。再说马大人为定州名医,所谓宝剑赠英雄,这《太医院御医用方案注》记录了御医为皇家行医用药的种种考虑,正是行医人的一把宝剑,一般人即使想要也不可能得到,普通医家也未必识货,它正需要您这样的英雄才相配。这套书送您正合适,正所谓物得其主。请大人千万不要推托。”话既然说到这样了,马大人就不再推辞,只说道:“那好,书我暂且替你收着。我回家再抄一套,这套